

卷八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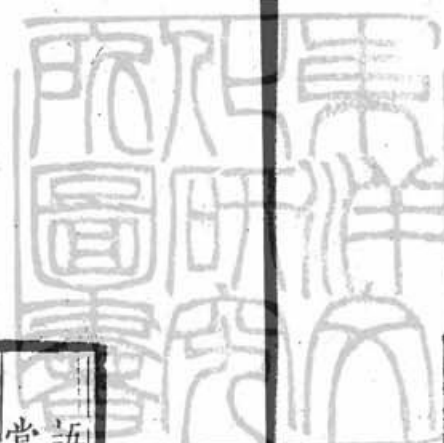
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兮反依字且邊

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語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素詁故皆是古義所以
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
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
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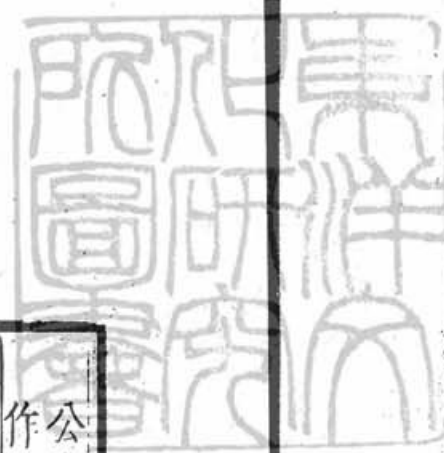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

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
劉為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邠家室本紀云舜
封后稷于邠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邠而出也
公劉之篇說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
幽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幽是戎狄之地
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郿縣有幽鄉詩公劉
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郿邑也言自邠而出者杜預云
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
也邠近而幽遠從內山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
康時失其官守窋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
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
失其官而自窋於戎狄之間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
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窋於此
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幽事皆詳悉自邠徙
幽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窋幽地尚往來邠
國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
節立國於幽是也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



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
當太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周語
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太康失邦則
夏后之衰自太康為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適
幽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
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
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
述公劉居幽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
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
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
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
公劉居幽度其原隰以治田是幽居原隰之野○至
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
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畧說皆有其事○公
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
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
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
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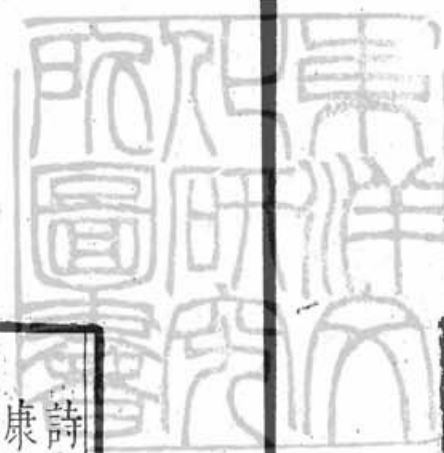
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太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三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勤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思志○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太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幽之時教民以蠶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直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玉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太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已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已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太王以此已身序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



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繭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此序已志也本是周公所作太師題之曰幽明其然矣而先公在幽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幽之主太王終去幽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幽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者然太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幽之事知其亦念太王者縣篇說太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幽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幽事其意亦及太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

毛詩疏 卷八之三 及古

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王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室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太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自有此主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此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為幽之變風若所陳本非幽事無由得繫於幽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幽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為宜也春官箴章云吹箴以歌幽詩則周制之前已繫幽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幽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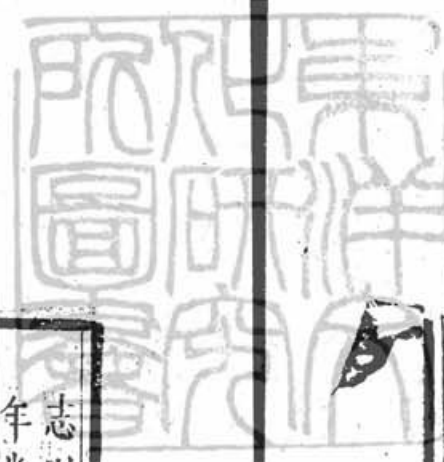
詩美者故亦為之變風公劉亦陳幽事不繫幽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也鴟鴞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幽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幽風故鄭志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也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攷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是於周公為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司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幽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

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至十三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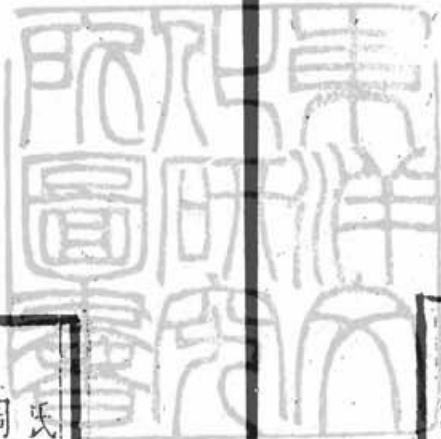
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左王室周公既為太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朞而練三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三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三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獲注云秋謂周公出三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獲之下即云惟朕小

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周公出年十三武王崩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武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子以此序已



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賜鴉之前賜鴉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賜鴉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賜鴉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啓金縢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在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二年救亂三年克殷三年伐奄多方云惟五月不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

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熠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太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



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三子謂管蔡以為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十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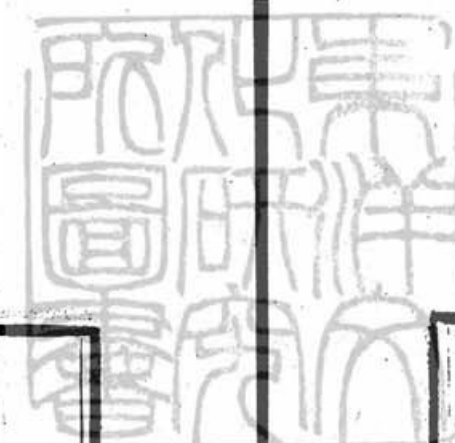
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
 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
 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
 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
 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
 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
 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
 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
 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為二年故云
 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
 三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
 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
 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
 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為武王崩之
 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
 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



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
 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
 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
 注云或曰詩序二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
 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
 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
 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
 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二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
 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
 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
 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
 二十逆而推之則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十
 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
 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
 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
 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
 民事成此玉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

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幽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鷓鴣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東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遜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戩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戩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與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太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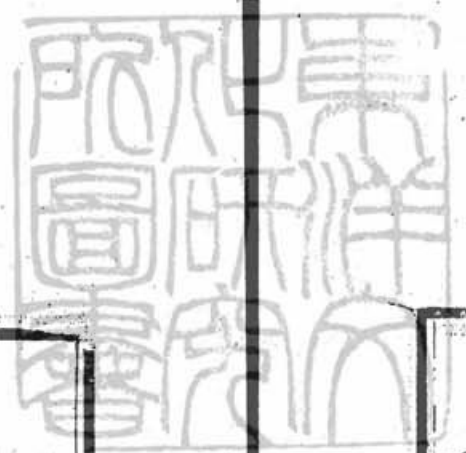
居東都 ○王業于况反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

疏

艱難 ○正義曰作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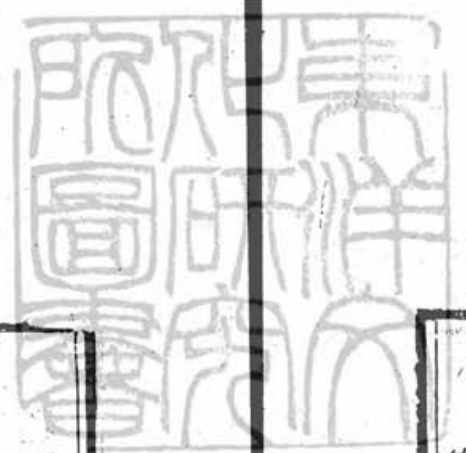
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陳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 ○周公至東都 ○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滕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乃告三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卽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
 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
 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
 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
 流言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
 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
 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
 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
 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
 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
 案鴟鴞之傳言寧曰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
 讀辟為避此人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
 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
 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
 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
 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歛終



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獲則禦一年之飢非時
 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
 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
 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
 陳人以衣褐為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
 為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
 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
 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
 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
 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
 所用非絲卽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
 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
 旣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
 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
 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旣
 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
 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
 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歛之事所以成首章也

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
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
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入章所陳
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
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
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
故七章說治塲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
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
故可舉寒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
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
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
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為故言肅
霜滌塲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
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
蠶績為女功之正裘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
助女功言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
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
箋以鬱蓷及葵藿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



夫言取瓜瓠葵藿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
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
故四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
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
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冬之月事在正後
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
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
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
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
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
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
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
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
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
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
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
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
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

詩經卷之十一 漢書

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
閒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傳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

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 **箋** 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

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一日之盛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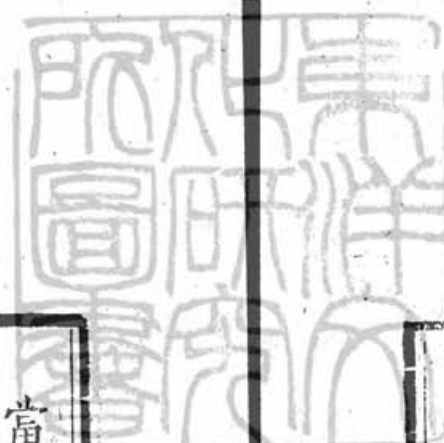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傳**

一之日十之餘

也一之日周正月也盛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

栗烈寒氣也 **箋** 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

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



當績也

○虜音必說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颯颯音曷

三之日于

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傳** 三

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

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峻田大夫

也 **箋** 云同猶俱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

俱以饗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

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

章廣而成之

○耜音似饁炎輒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峻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饁尺志

反下同夏戶雅反下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字謂晚節而氣寒也饋其隗反饗武亮反又為于偽反

七月至至喜。○毛以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厲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續也又幽人從君之教三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峻至喜言田峻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同。○傳大火至冬衣。○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



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天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之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而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

心星別。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三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二紀之也既解一三之意又復指斥其六之日者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為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三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之芽蘗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



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萋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二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月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故以鬻發為寒風栗烈為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褊毛至當績。○正義曰毛布用毛為布今夷狄作褊皆織毛為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陽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褊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績衣事絲蠶為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

故不以蠶事屬此。○傳三之至大夫。○正義曰：于訓於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修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幽人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為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為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僮饋釋詁：文孫炎曰：饋，野之餉，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峻。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峻，正職故直云田峻。田大夫春官籥章：擊土鼓以樂田峻。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知為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



得以為酒食，當謂田峻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傳喜讀至成之。○正義曰：箋以田峻至喜，文承饋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言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饋彼之下而說田峻喜乎？饋既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饋，饋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饋，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姬壘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食，何獨田峻之尊，不可為之設食也？說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春日載

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

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桑桑稗桑也蠶始生宜稗桑○離本亦作鴛作鸚同力知反

稗直夷反本亦作雅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傳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

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

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

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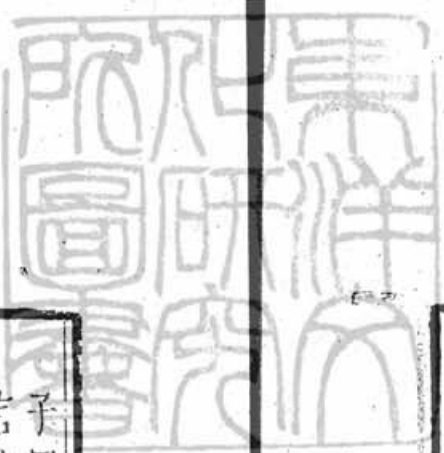
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

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祁巨之反音上之反殆音待疏七月至

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口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稗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繁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異言始與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為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為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



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
 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
 是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繁皤蒿孫
 炎曰白蒿也傳於采繁云皤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
 曉人也今定本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
 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
 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
 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
 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殆始也說者皆以為生
 之始然則殆始義同故為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
 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幽公
 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幽君既修其政又親使公
 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春女至幽風○正義曰
 箋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為陰
 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故春女感陽氣而
 思男春夏為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
 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
 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



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故易傳以
 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
 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
 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三事之意也
 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
 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幽國
 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卒章云是
 謂幽頌者春官箴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幽詩以迎
 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幽雅
 擊十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幽頌以息老物以周
 禮用為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
 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他別言幽雅幽頌則幽詩者是
 幽風可知故箴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
 有幽風也且七月為國風之詩自然幽詩是風矣既
 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
 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
 之風俗故知是謂幽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說教以正
 民作酒養老是入君之美政故知獲稻為酒是幽雅

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幽頌也籥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幽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躋發之類是也又云幽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儲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為幽雅也又云幽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獲稻釀酒亦為幽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為說也以其歌幽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幽雅以樂田峻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為風也鹿鳴陳燕勞羣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治故為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為頌然則始為風中為雅成為頌言其自始至成別

故為三體周公陳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幽公之教能始王業成功故也

七月流火

八月萑葦傳葦為萑葦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

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萑戶官反葦葦鬼

反藪玉患反葦音加畜本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

遠揚猗彼女桑傳斨方登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

而束之曰猗女桑美桑也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條徒離反注

沈暢遙反斨七羊反猗於綺反徐於宣○條桑同又如字七月鳴鵙八



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傳賜伯勞也

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

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

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

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賜

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疏七月至子裳正義曰

云反暴蒲卜反染如琰反疏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

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

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

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蠶事既

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鳴之鳥也是將寒之

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纁則染為玄則染為

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為公子之裳也績

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

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五言之也傳亂為至為曲正義曰

正義曰釋草云莢亂樊光云莢初生蔥息理反駢色

海濱曰亂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葦華舍人口葦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葦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

葦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莢長大為亂成則名為葦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

大之異名故云亂為葦葦為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

兼葦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葦行葦云敦彼行葦夏

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

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



釋名曰折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
 去人遠也揚條揚者也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
 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
 晉人角之諸戎椅之然椅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
 云角而束之曰椅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
 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
 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取周易枯湯生蕙之義蕙是
 葉之新生者○**鴟**伯勞至纁裳○正義曰鴟伯勞釋
 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鴟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
 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鴟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
 璞曰似鶻鶻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
 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
 之鳥也其聲鴟鴟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
 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
 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
 入為纁五入為緹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
 又再染以黑則為緹緹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
 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緹緇之間其



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為六
 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
 服纁裳注云凡染終一入謂之緹再入謂之緇三入
 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
 之以為四入也三則為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
 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
 陽之義故以陽為明謂朱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
 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
 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
 上記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
 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
 故也○**勞**伯勞至者說○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
 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鳴始鳴是中國正氣
 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
 焉故至七月鳴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於
 耜舉趾下云載纁武功唯校中國六月此獨校兩月
 者幽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
 與中國常按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

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授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授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之耳幽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授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穉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後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



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獲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熟潤浸湛研之三月而後可以考功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三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謂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絡不言為民之裘而狐狸云為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

穉傳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蜩蟬也穫禾可穫也

隕墜落也

箋

云夏小正四月王萑莠萋其是乎秀

萋也鳴蜩也穫禾也隕墜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候物成自秀萋始

○萋於遙反蜩徒彫反穫戶郭反下同隕于敏反墜音託蟬音唐墜

直類反萑音婦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傳

于貉謂

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

箋

云于

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其尊者言此者時寒

宜助女功

○貉戶各反獸名狸力之反獸各搏音博舊音付自為于偽反

二之日其

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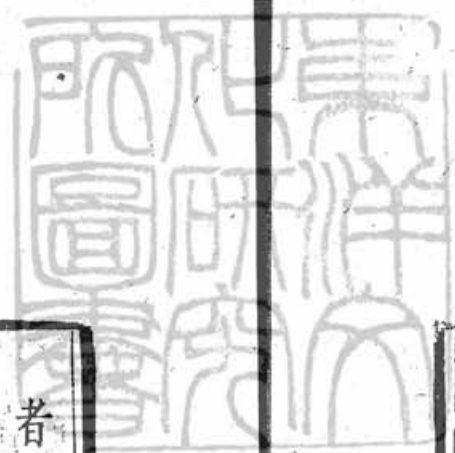
傳

績繼功事也豸

一歲曰豸三歲曰豸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箋

云其同



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幽地晚

寒也豸生三曰豸

○豸子管反豸子公反豸古牽反又音牽

疏

四月至于

日四月秀者萋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

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墜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

落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為裘

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

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綵麻不足以禦寒故為皮

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

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

使不怠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豸獻大豸於公戰

鬪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

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

備矣○傳不榮至落○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

謂之華華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

故以英為不實秀為不榮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

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蒐舍遂以苗田
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
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
也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
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
三日縱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縱為一歲之名則豨
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麋皆云絕五月斯螽動
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為鹿麋有力者也

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

月蟋蟀入我牀下傳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訊

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螽音終

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沙今作莎音素何反宇屋四
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雷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



反又相工反蝓相魚反又相呂反窰室熏鼠塞向墜

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蒼沒反窰室熏鼠塞向墜

云為此四者以備寒○窰起考反室珍悉反徐得悉

也韓詩云北向窰也墜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墜

音觀牖音酉華音必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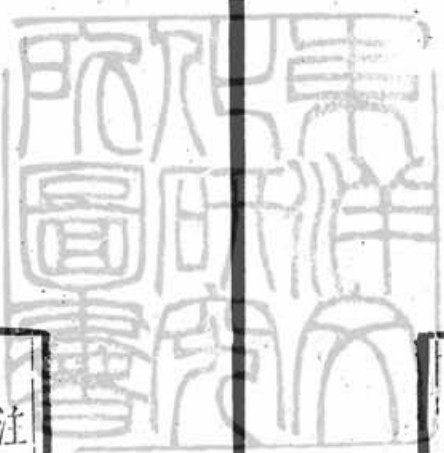
處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之日躋發二之日栗

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窰室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

女功止○曰為上音越下音于偽反一讀五月至

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
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
則在野四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
內至于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

之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穿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墻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幽人又告妻子言已穿室墻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者曰為吹歲之後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為此也。○**傳**斯蟲至訊之。○止義曰斯蟲蚣蟻釋蟲文又云翰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榜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傳**自七月至卒來。○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所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宇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傳**穿窮至算戶。○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穿為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



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北為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墻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墻為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華戶儒行注云華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傳**日為至功止。○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穿室墻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謂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三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傳**六月食鬱及萸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傳**鬱棘屬萸萸莫也剝擊也

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

傳

云介助也既以鬱奠及

棗助男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

雅○奠於六反亨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剝

刀反釀女亮反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

木也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

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瓜古花反字或加草非

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此鬱奠言食則葵菽及

故反拾音十糝素感反此鬱奠言食則葵菽及

棗皆食之也但鬱奠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

煮乃食棗當剝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



食也獲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

不得飲之其鬱奠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

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鬱棗至豪

盾○正義曰鬱棗屬者是唐棗之類屬也劉瓛毛詩

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

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棗生高山川谷

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棗則與棗相類故云棗

屬奠奠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

中有市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

奠李即奠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奠也棗須就

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為正男功果實菜茹為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傳**壺瓠至惡木。○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止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為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傳**唯堪為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傳**茶以為菜樗以為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傳**九月築場

圃 **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傳**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傳**直羊

反下同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十月納禾稼**宜直羊反圃布告反一音布茹如豫反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傳**云納



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傳**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

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執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種

或從麥後種先熟。○**傳**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曰種囷丘倫反。○**傳**入為上出為下。○**傳**云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

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傳**上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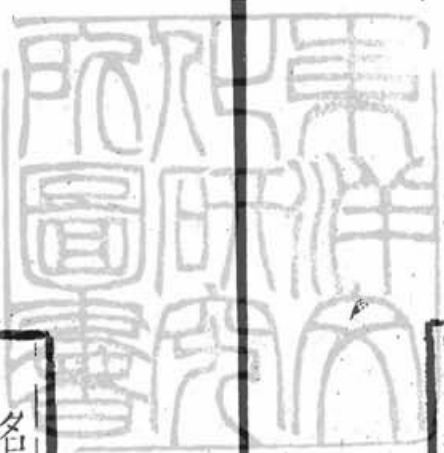
同**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傳**宵夜綯絞也。○**傳**云爾女也

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傳**索素落

反絞古。○**傳**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傳**乘升也。○**傳**云亟急

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

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亟紀力反。疏九月至百
 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
 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終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
 重穆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囷倉之中粟既納倉則
 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
 矣野中無事可以土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
 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
 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
 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以
 幽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
 不久故豫修廬舍美農人趨時也。○鄭唯以乘爲治
 謂急治野屋爲異餘同。傳春夏至爲場。○正義曰
 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蔬之屬季秋
 於中爲場樊圃爲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
 內之地種樹菜果則爲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
 言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蹂踐
 之名箋云種菜茹者烝民云柔亦不如茹者咀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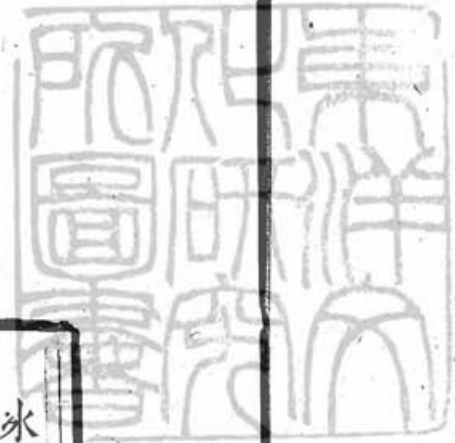


名以爲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菜爲茹。○傳後熟至曰
 穆。○正義曰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
 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
 相傳爲然無正文也。○箋納內至囷倉。○正義曰宅
 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
 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
 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
 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
 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
 穆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云爲禾麻與菽
 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
 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箋既同至功畢。○
 正義曰既納囷倉已足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
 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
 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
 則禾畢故入之執於宮功。○傳絢綬。○正義曰釋言
 文李巡曰絢繩之絞也。○傳乘升。○正義曰乘車是
 升其上其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亟急至公

社○正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云塞向墮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為始與穀為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為之祭非民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為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為來年鋤耘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社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制之臘謂以田獵所謂禽祭五祀門戶中雷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獵互文是十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幽公之二之日鑿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傳



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

室也 **箋** 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

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

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

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

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鑿在洛反冲直

反又音陵說文作騰音凌蚤音早韭音九字或加草

非腹音福覲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

反刷所劣反爾雅云清也王倉云埽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

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

羣臣○滌直歷反婦也日音越或入實反非縮所六反間音閑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

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

壽無竟是謂齒頌○躋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作光觥號朋反本亦作觥疆居良

反或音注為境非疏二之日至無疆○毛以為幽公

校戶教反樂音洛疏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冲

冲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

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

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者是露為霜也

十月之中掃其場上粟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



朋酒斯為飲酒之饗禮其性用大若有大夫來至則

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為殺羊也乃升彼公

堂序學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

禮於是民慶幽公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

先公禮教周備為民所慶賀也鄭以為朋酒斯饗民

事畢國君閒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大飲

之禮曰殺羔羊以為殺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

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

君使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正義曰

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為冰室也按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培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為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凌冰一物

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為冰體不得為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凶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族二月律中夾鐘言三月大族用事者以大族為律夾鐘為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三月猶云大族用事○**藏**古者至教備○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覲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



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曰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覲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為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覲當為昴星朝見不得為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

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
 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
 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
 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
 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為此頒冰
 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倒者
 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
 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
 此已被引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三月也祭韭者蓋以
 時非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
 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
 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刷清也秋
 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按傳以啓之下云火出
 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則是以三月頒冰周禮
 信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
 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
 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出言之上
 章蠶績裳裘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



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
 ○**圃**肅縮至羔羊○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為縮也
 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
 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束亦謂縮聚乾燥之
 意也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為滌也在場之功畢
 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
 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
 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
 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
 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
 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
 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
 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
 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
 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
 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
 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
 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

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丞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丞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幽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



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按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按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於饗至幽頌○正義曰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太學也知在太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弟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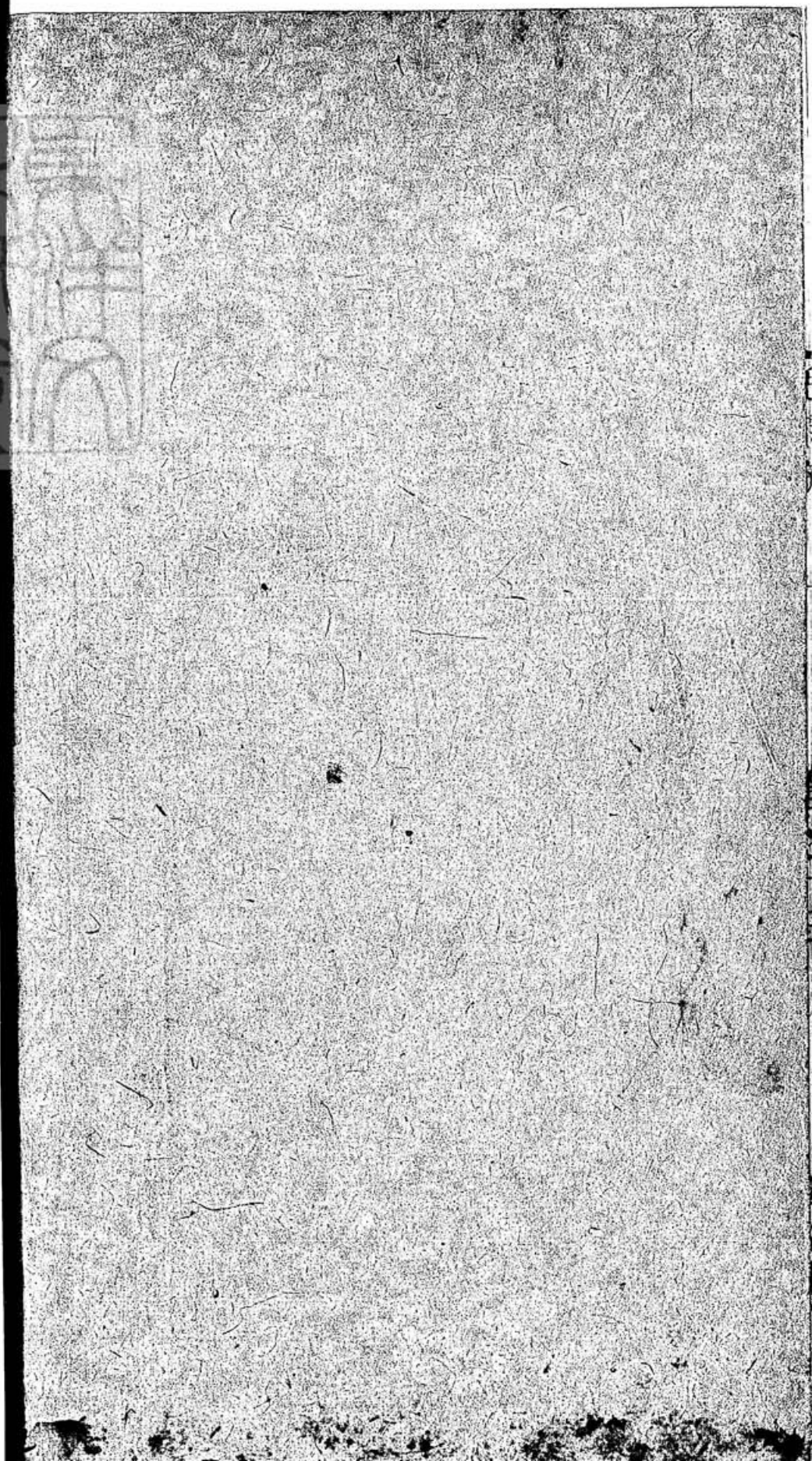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以國故大夫與鄭注王將降者與鄭注而為其鄭注也
 志天天子當於其鄭注也鄭注太學以鄭注也
 美曰麥以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
 以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
 堂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
 而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
 毛詩註疏卷第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鄭注也



所
圖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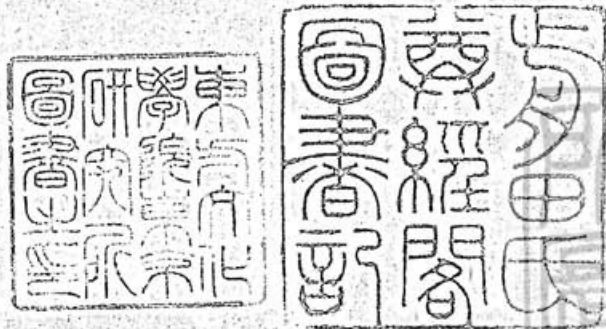
所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390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志也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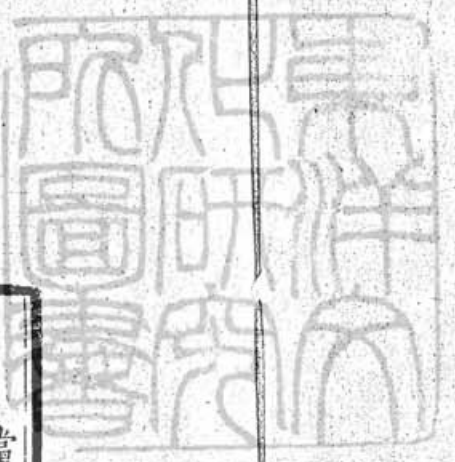
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

欲攝政之意也○鴟鴞上尺之反下吁橋反鴟鴞鳥也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

也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為武王既崩

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

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有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



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鄭讀辟為避以居東為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為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當訓貽為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 興也鴟鴞鷓鴣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

室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

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

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

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

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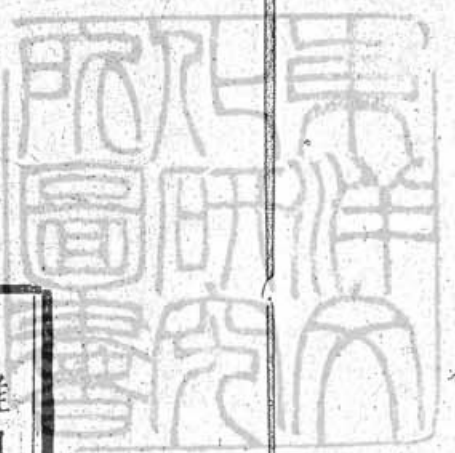
踰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

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

公此之由然○鸚乃丁反郭音甯鳩音決鸚鳩似黃

泰孺本又作孺如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州反太平音

任反誚在笑反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恩愛鬻



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云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

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

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鬻由六反徐

也疏鴟鴞至閔斯○毛以為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

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

攻堅故也以與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

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

修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

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為我

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為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

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為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為辭耳○**鸛**鴟鴞一名鸛室○正義曰鴟鴞鸛鳩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鸛鳩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鸛鳩陸璣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鸛鳩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寧云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為管蔡而作故云寧云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云二子○**鸛**重言至由然○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



竟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卽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典為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是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悅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諮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為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誚公既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誚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

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按鄭注
金滕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
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
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鄭實欲
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
過也○**傳**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
恩為愛釋言云鬻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為稚
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
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
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為惜○**傳**
賜鴟至閔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與恩之言殷
也以賜鴟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
於成王假言賜鴟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
臣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
鴟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滕注云
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 **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

傳

迨及徹剝也桑

土桑根也

箋

云綯繆言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

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

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

○迨音待徐又救改反
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

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掌林作
被桑皮也音同綯繆上直留反下莫侯反

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

箋

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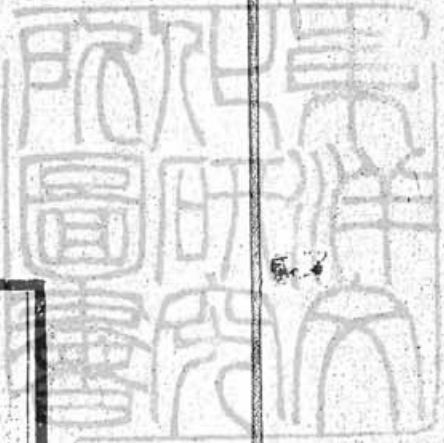
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

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恚於

傳迨天

予○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
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
公先王亦世修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
大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



之所蓄爲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
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
毀之患我先王爲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
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
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鄭以爲鴟鴞手
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
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
不得奪其官位土地賜鴟又言已所以勤勞爲此室
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
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
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
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
文云機持機楬謂以手爪拮持草也七月傳云蘆爲
荏此言荏若謂蘆之莠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
然則茅蘆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租訓始也物
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瘠病釋詁文經言予
口卒瘠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



拮据言手予所將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
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旣言手而口又未
見故又言予口卒瘠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瘠謂
盡病苦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
爲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謂我未有
室家○正義曰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
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
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
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
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
易我王室謂我**予羽譙譙予尾脩脩****傳**譙譙殺也脩
未有室家之道**予羽譙譙予尾脩脩****傳**譙譙殺也脩
脩敝也**傳**云手口旣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甚○

字或作熇同在消反脩素彫反**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注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搖予維音嘒嘒**傳**翹翹危也嘒嘒懼也**傳**云巢之翹

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

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

之意○翹祁消反漂匹遙反嘒呼堯反愬音素**鴟**子羽至嘒嘒○毛以為

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羽尾殺敝乃

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修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

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所托枝條弱故予室今翹

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

音之嘒嘒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

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嘒嘒然而

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

○鄭殺敝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

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人為成王所漂搖

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嘒嘒

嘒嘒喻告訴之意也**鴟**譙殺消消敝○正義曰

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

敝也定本消消作條條也**鴟**翹翹危嘒嘒懼○正

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

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嘒嘒然而懼以言我周累

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嘒

嘒而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

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成王既得金縢之



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

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於是周公志

伸美而詳之○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說音悅下同滕徒登反別彼列

反伸○東山四章章十二句至東山乎○正義曰音身**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

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

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

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羸等物令人憂思是其

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掃穹窒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

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昏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



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

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

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

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入所謂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

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

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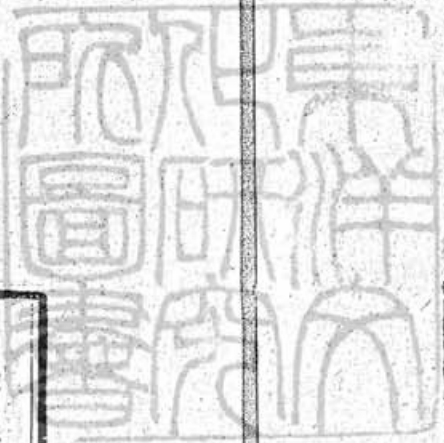
言不序章首四句以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

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于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惛惛言久

也濛雨貌
也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



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惛惛徒

吐刀反濛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

莫紅反
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云我在東山常曰

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偽反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傳士事枚微也
傳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

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

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

於口為繯結於項中無行莫悲反鄭注周禮云枚如箸橫銜之
娟娟者蠋烝在桑野娟

戶剛反陳直震反又下同
娟娟者蠋烝在桑野娟
傳娟娟貌桑蟲也烝寘也
傳云蠋娟娟然特行久處桑

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

○蛭烏玄反蠋音蜀丞之承反

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穴下

真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按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敦都回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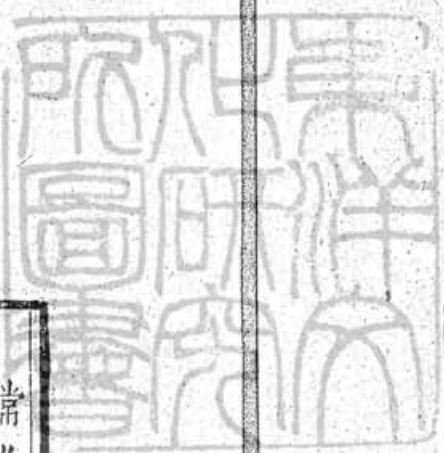
同
我祖至車下○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愾愾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下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

久不得歸歸又遇雨是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蛭蛭然者桑中之蠹蟲

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蛭蛭然者桑中之蠹蟲

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蛭蛭然者桑中之蠹蟲

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蛭蛭然者桑中之蠹蟲



常人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

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

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

定本是也○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

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

士思家而悲餘同○此四至尤苦○正義曰此篇

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

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

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亦不同故

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公族至之

喪○正義曰幾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

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

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

掌田野之官縣而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為吉於

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為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為位

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

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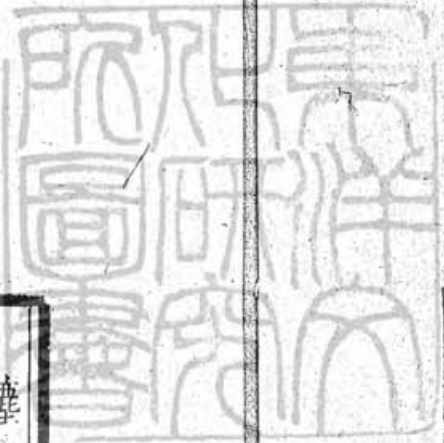
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我在至

寺流

卷八之三

及古詩

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傳**枚微○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街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是彼為細物也○**傳**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傳**蝓蝓至烝寘○正義曰釋蟲云蝓身蝓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蝓似蝓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寘釋言文彼作



塵○**傳**蠲至塵同○正義曰蠲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寘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傳**果臝枯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疇鹿迹也熠燿燐也

燐螢火也**傳**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力果反施羊豉反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誤也蠨音蕭說文作蠨音夙蛸所交反郭音蕭町他興反或他頂反字又作疇音同疇本又作疇他短反字又作疇熠以執反燿以照反枯古

活反沈委音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蟲邊蹄
起宜反今詩義長蹄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
居綺反燐洛刃反字又作燐螢
惠才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

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
○繫於奚
反又作繫 **○** 贏至

螢火 **○** 正義曰釋草云果贏之實枯樓李巡曰枯樓
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枯樓葉如瓜
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
是也伊威委黍蠨蛸長崎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
黍蠨蛸名長崎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别名長崎
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
璣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
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崎一名長脚荆州河內
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
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



場是踐地之處故知叮腫是鹿之跡也燐耀者螢火
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燐耀燐也又解燐體云燐
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
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燐耀按諸文皆不
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
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
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
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
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並
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我徂**

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

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
傳 垤螳塚也將陰雨則穴

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 **傳** 云鸛水鳥也將

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

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為塵訓之為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 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 ○為于偽

反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

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

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 ○樂音洛下同 之子于歸皇駁其

馬傳 黃白曰皇駮白曰駁 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

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 ○駁邦角反 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傳 縞婦人之緯也母戒女施衿結幌九十其儀言多

儀也 **箋** 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

喻丁寧之多 ○禕許韋反衿繫佩帶其鳩反幌始銳反 其新孔嘉其舊如

之何傳 言久長之道也 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

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疏 倉庚至之何○毛以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婚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

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

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縞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

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為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已戲樂之餘同○**禮**倉庚至樂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為昏月月令仲春倉庚以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為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為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為與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禮**黃白至日駁○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駮赤色名曰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駮白之義按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駮白曰駮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舍人言駮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駮赤色也○**傳**納婦至多儀○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納納綉也孫炎曰禕幌巾也郭璞曰即今



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禕綉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納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禕為幌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禕結幌士昏禮文彼注云幌佩巾也不解禕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禕綉綉履注云禕猶結也婦人有禕纓示有繫屬也然則禕謂纓也禕先不在身故言施幌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幌證此結納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納為幌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禕纓皆佩容臭郭以納為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按昏禮言結納則納當是幌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禮**女嫁至之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禕結幌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

威儀下寧之多也斯于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為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四國者惡

其流言毀周公也○惡鳥路反注同破斧三章章六句

三章皆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

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按金滕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

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洛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鑿曰斧斨斨民之用也禮義

國家之用也傳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

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傳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鉞斧也隋徒禾反何湯果反

孔形狹而長也登曲容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

也皇匡也傳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

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傳

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疏既破至

毛以為斧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樂者亦國家之

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

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

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

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

四國之民正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

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

之○鄭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

是為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隋鑿至之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閣

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被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并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



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周公至而巳。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諸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曰與序不同書傳非也。周公東征四國是吡。錡。錡巨宜反字或作奇音。同鑿屬也韓詩云木屬。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吡五戈反又作訛。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云嘉善也。鑿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木屬曰錡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吡化也。正義曰

釋言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傳木屬曰鉢○鉢音求徐文又音蚌韓詩

云擊屬也一解 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傳道固也○云

適斂也○道左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傳休美也

○休虛故為固也亦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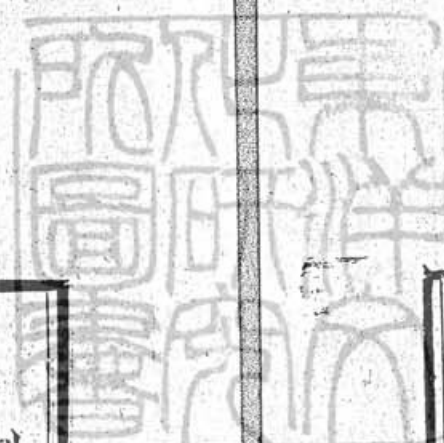
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道斂聚也彼道作擊音義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成王既

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

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



刺之○柯古何反朝直疏○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

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

在東土已作鳴鴉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

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

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

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

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

公而朝廷失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

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

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至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主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喻王至猶不悟夫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

箋云能克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

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柄彼**取妻**

如何匪媒不得**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

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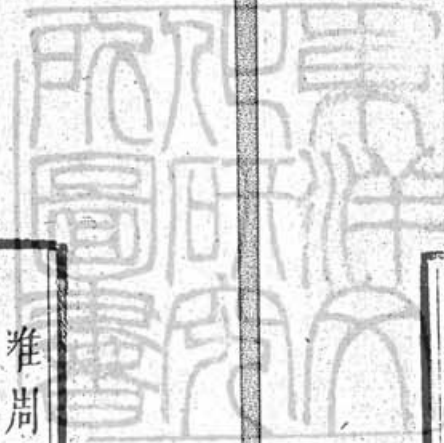
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取

七喻反本**疏**伐柯至不得○毛以為柯者為家之器亦作娶

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與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為家

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其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與治國

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
 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
 而不任之也。鄭以為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
 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
 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
 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
 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
 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
 刺朝廷之不知也。○**圖**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
 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闕頭斧也柯其柄也
 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
 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
 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
 以斧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
 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
 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
 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



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箋**克能至先往。○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
 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
 喻使賢者先往也。○**圖**媒所至不安。○正義曰傳以
 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
 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為與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
 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
 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
圖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
 勸迎周公而以媒為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
 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
 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
 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
 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者以
 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
 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
 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
 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疑須相曉喻也。○**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

傳

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

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

箋

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

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

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觀之子邊豆

有踐

傳

踐行列貌

箋

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

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觀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反饌王戀反樂音洛說音悅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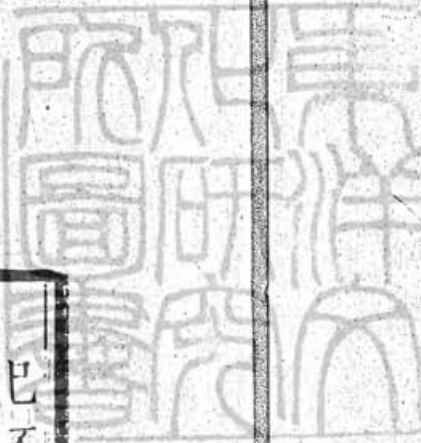
以爲伐柯之法其

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

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

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

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



已不須遠求能迎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

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邊豆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

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徧舉言其邊豆有列見禮法大

行也○鄭以爲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

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

知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

公當以饗燕之饌邊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

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

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

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已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

於上接已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已下者以其所願

取諸已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

身恕物言周公能爲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

而所以爲治人則不遠○**箋**伐柯至知之○正義曰

箋以爲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

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

以爲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爲遠者以作者言

毛詩疏

卷之三

汲古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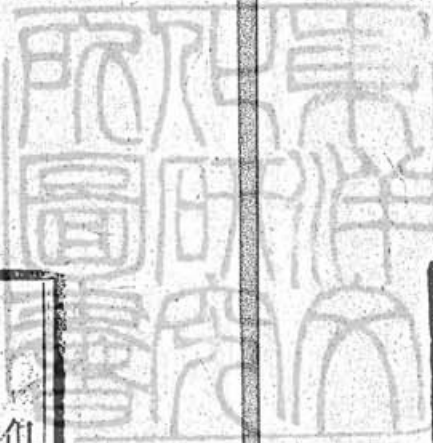
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爲遠。傳踐行列貌。正義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爲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觀見至說之。正義曰觀見釋詁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罭本亦作罭于逼。

反。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

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



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政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之魚鱒魴。傳典也九罭纓罟小魚之綱也鱒魴大

魚也。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

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體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騷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我觀之子作總苦音古今江南呼縵苦為百囊網也

袞衣繡裳**傳**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云王迎

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袞古本反六冕之第二章也畫為九章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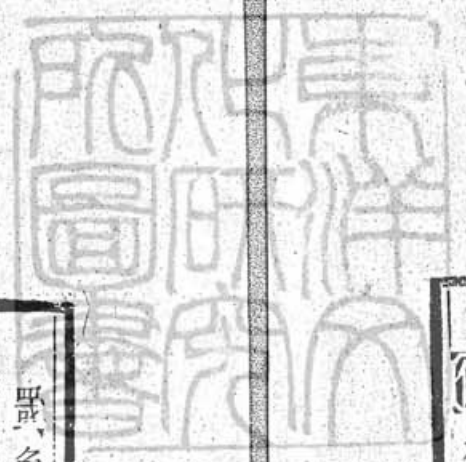
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疏九毼至繡囊。毛以字或作卷音同卷冕反為九毼之中魚乃是

鱗也魴也鱗魴是大魚處九毼之小網非其宜以與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

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毼之網

得鱗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

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九毼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縵苦謂之九毼九



罟魚網也孫炎曰九罟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璞

曰鱒似鱒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鱒陸璣注云鱒似鱒而鱗細於鱒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

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縵促網自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

罟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

宜久罟聖人傳意或然。設九至其禮。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

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

所以至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袞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袞故云袞衣卷龍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云鴻大鳥也不宜與

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

邑失其所也。○見音符鷺鳥今反又作鷺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

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

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至信處。○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

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任所

故於汝東。有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

人云。公不久留刺玉不旱迎。鄭以為鴻者大鳥不

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

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

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

可與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

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

○傳鴻不宜循渚。

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

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任所

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

王而不見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爲避居處東。故云

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周公未得

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

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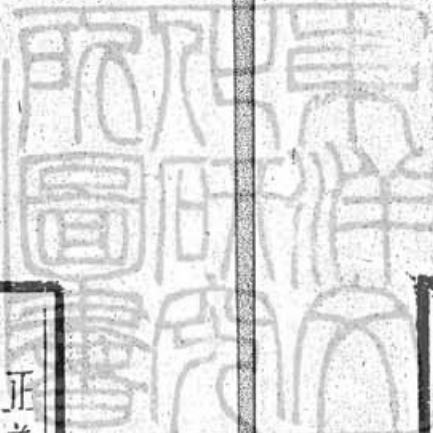
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為久。故以

近辭言之也。○傳信誠至得留。正義曰。釋詁云。誠

信也是信得為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

飛鴻

疏



疏公歸不復。正義曰箋以為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復復位也。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為言也。當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是以有衮衣兮無

以我公歸兮。傳無與公歸之道也。云是以東都也。

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為君故云是以有衮衣謂成

王所齋來衮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衮衣命留之無

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

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是以至心悲兮。毛以

以衮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衮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

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

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

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為此是東都之人



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王令齋來願

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

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無與公歸之道。

正義曰周公在東都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

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是以至

西歸。正義曰箋以為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

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

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為東都之人欲留周公

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

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

九罭四句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

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省郎獸名也跋音卜未反又蒲未反字或作援同王功于況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太平同愆

起然 **疏**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反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

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周公

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

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



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

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懟

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

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大師令輔

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

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

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

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失

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不失至著焉。○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閣

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為進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

傳

與也跋躡寔踏也老狼有胡進

則躡其胡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傳

云與者喻周公進則躡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

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踏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

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傳 ○寔本又作是

反躡力輒反踏其劫反又居業反難乃且反玷丁簞反

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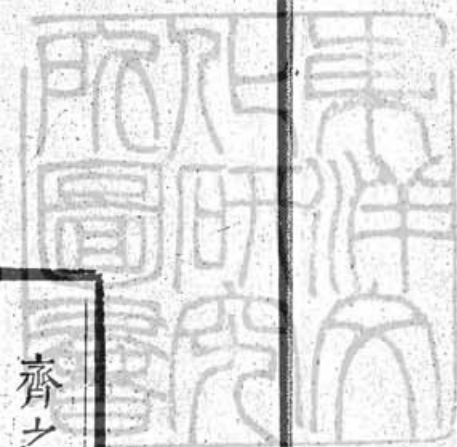
傳

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烏人君之

盛履也几几絢貌

傳

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



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

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

為太師履赤烏几几然

傳 ○孫毛如字鄭音遜烏音昔

反**疏** 狼跋至几几。毛以為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

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

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

其聖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

公孫成王長大有美之德能履赤烏几几然盛服

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為老狼進則躡其胡

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

服也。傳跋躡至其猛。正義曰跋躡躡躡也。說文云跋躡丁李巡曰跋前行曰躡躡躡也。然則跋與躡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躡者謂跋其胡而倒躡耳。老狼有胡謂領垂胡進則躡其胡謂躡胡而前倒也。退則跋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躡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寔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義曰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躡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跋尾喻成王留之耳。周公人臣以臣攝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傳公孫至絢貌。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爾公之孫也。頌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宮履人掌王之服履為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亦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履也。履人注云服履者著服各有履也。復下曰舄單下曰履古之人言履以通於



復今世言履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履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履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履青絢總純爵弁纁黑絢總純博寸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刃衣鼻在屨頭總縫中紉也。履順裳也。爵弁之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纁次云几几絢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纁次屨色纁而絢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纁次舄色赤則絢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是周公故以此公為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畱之為太師也。上公允命得服衮冕故履亦舄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

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狼寔其尾載

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

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云不瑕言

不可疵瑕也○疵才○斯反○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

以瑕為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

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為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蓋言之士而謂云云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鹿鳴之什詒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

南即題關雖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

毛詩小雅

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

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

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

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

小雅皆聖人之

迹故謂之正

